大河奔流

遗落在老宅里的守望

寂静的桑洲老街，在无言地叙说过去的故事。 清溪客 摄

狗在叫。不止是一只狗在叫，而是一群狗在叫，从远而近，由近及远……此起彼伏的犬吠就像一团团深不可测的迷雾，使冬日凌晨的小镇，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气氛。

我家住在老街中段的“三层楼”，黯淡的灯光下，床上的大外婆已经只有出气没有进气。听着外面无休无止的狗叫，陪在床边的姨妈说，这是阎罗大王派小鬼来催命了。

望着弥留之际的老人，15岁的我第一次近距离目睹亲人的死亡，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悲伤，无法相信发生在眼前的事实。就在二十多天前，大外婆对我说：“菩萨托梦了，十二月初四我就要去了。”在小镇人的口里，“去了”就是死了的意思。我将这话告诉隔壁外婆，被奚落了一番：你听她说呢，她会算命啊？

而今天正好是十二月初四。从三天前开始，大外婆就不能进食，但又说不出哪里不舒服，只是不声不响地躺在床上。我跑到公社卫生院叫来医生，头发花白的医生伸出两个手指，搭着大外婆的手腕叹了一口气：不是病了，是老了。

1972年农历十二月初四，就在天快亮的时候，82岁的大外婆在一阵紧似一阵的犬吠声中，去了……

大外婆并不是我的亲外婆。

我的外公有三个兄弟，大外婆是老大的妻子，也就是小镇人所称呼的“内客”，于是我们这些杨家的外孙辈就喊她“大外婆”。

大外婆的娘家在一个叫上叶的地方，那里是清溪的上游，村庄隐伏在连绵的青山之中。从大外婆的终年倒推，她应该是出生在1890年左右。在她出嫁的年代，能够嫁到那个叫桑洲的小镇，成为经营着“杨万利”商号的杨家媳妇，应该是非常荣耀的吧？可以想象，当迎亲的队伍走进“车门”，炮仗、喇叭响成一片，嫁妆摆满“道地”，花轿即将启程的时候，她的心里虽然有告别娘家亲人的不舍，但更多的应该是对马上就要开始“街上”生活的欣喜。

但她的命运却遭受了意想不到的转折。结婚炮仗留下的纸屑还没扫净，门楣上的囍字更是远未褪色，我的大外公、她的“老倌”就离开家乡去了部队。大外公究竟是结婚前已经是军人，还是因为对这门婚事不满意而去当兵，我不得而知。我只是从长辈的只言片语中听说，他是一名军医，结婚离开后再也没回过小镇，却在大西北的宝鸡落地生根。

没人和我说起过大外公离家时的情景，也没听到乡人对他行为的毁誉褒贬，因为在我出生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与杨氏家族命运相关的事件一桩接着一桩，就像地层的堆叠，那场婚礼之后的变故，被沉积到家族历史的深处，成了模糊不清的传说。

这个叫“桑洲”的山中小镇，有过多少悲欢离合。 叶维锡 航拍

从我记事起，大外婆就是一个身形枯干、沉默寡言的老人形象：长年穿着黑色的大襟布衫，灰白的头发一丝不乱，在脑后形成一个髻，用一根银簪子固定住；冬天的时候则戴着一顶黑平绒的帽子，靠着一只稻草编织的垫子，坐在向阳的“道地”里取暖。她的眼睛看不清人也辨不出物，是小镇人口中的“花眼”，于是也有人叫她“花眼婆”；她吃素信佛，经常低眉顺眼、神态安详地数着佛珠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但我知道，这肯定不是她的本来样貌。她一定也有过丰润的身姿和明亮的眼睛，也曾在娘家的溪边轻移莲步、顾盼生辉。当她缀金戴银穿上嫁衣的时候，当她坐着花轿沿着清溪走向小镇的时候，一定对即将到来的洞房花烛夜充满期待，对寻常女人生儿育女、承欢绕膝的一生展开想像。我不知道在红盖头揭开之前，她是否已经见过将要成为她“老倌”的男人，但在一个乡村女子的观念里，不管这个男人怎样，“内客”就应该和“老倌”相伴一生。也正因此，之后的变故对她的打击可想而知。

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和大外婆朝夕相处，但作为晚辈，我没想过也不敢去了解她当初的心境。对绝情而去的“老倌”她有过怨恨吗？在长久的等待中，始终未能收到那个男人只言片语的时候，她有过绝望吗？面对没有尽头的孤独岁月，她产生过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另找出路的念头吗？人们看到的是，在之后的日子里，她孤身一人建起了“三层楼”，依靠酿酒生意支付日常开销，生活仍然在继续。但当暮色笼罩小镇，在孤灯难眠的漫漫长夜，有谁知道她的寂寞痛苦？

扫描二维码
可阅读全文

作者简介

王剑波，退休干部，长期在党委机关工作。

推荐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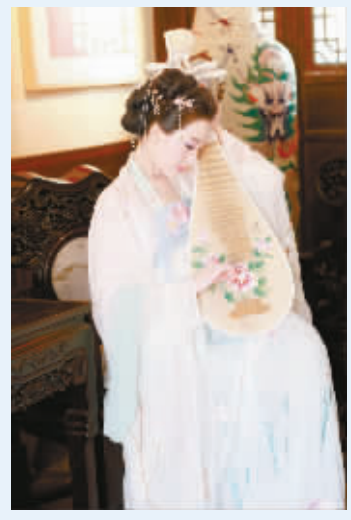
沈炜
歌仙陈歌辛
和宁波的渊源

李香兰曾对陈歌辛的儿子陈钢说，要不是你爸爸已经结婚，说不定我就会嫁给他。

龚国荣
金秋四明山：
云雾缭绕似仙境，
彩林红叶色斑斓。

盛醉墨
小雪

或者是一个名字
或者是一个节气
清澈归于清澈
冷漠归于冷漠



摄影:磊落 模特:珊珊

陆孟志
街头魔术：咖啡变钱

江南女界
你我相逢在花样年华
以优雅为裳

有的人天生丽质
也有的人天生励志
美好的面容可以先天拥有
但得体的气质需要不断修炼